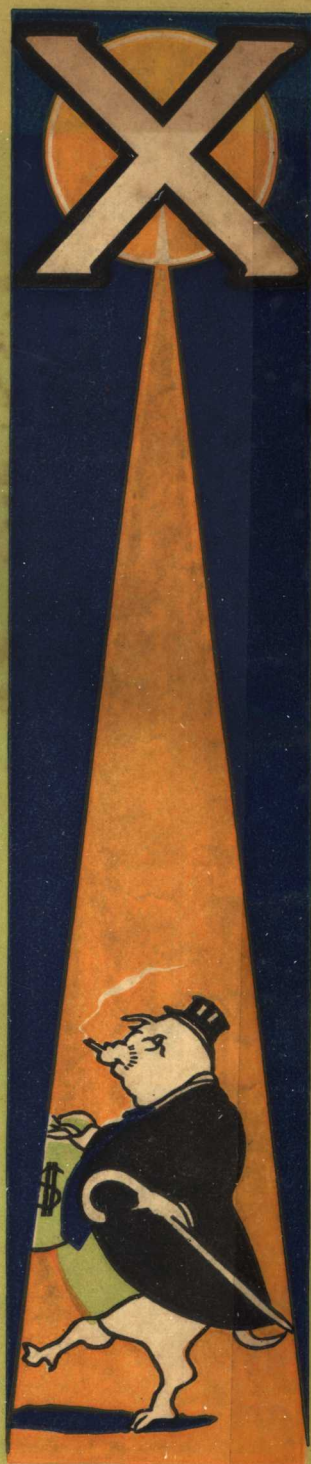


愛克司光錄

江都李涵秋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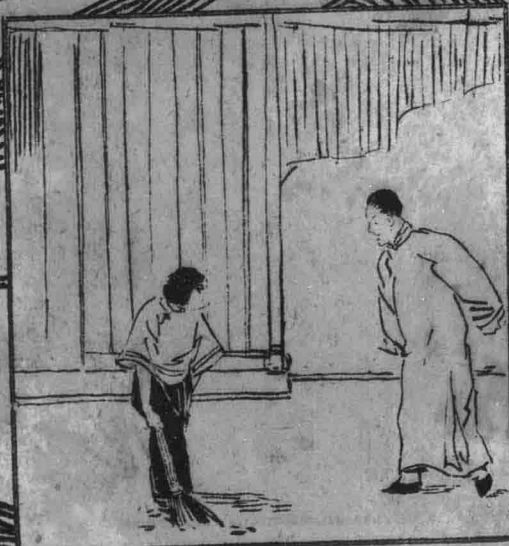
卷一



冒風雪戰士
夜歸家



具盤殮美人
初覲面



蕩婦偷情
微言至有理



官家推轂
好意枉操心



慙慙病羞對
慙慙人



陰險賊偷製
陰險藥

笑壓生春
汗巾換手帕



痴情可掬

大蒜煮黃魚



少女懷胎
廢婆借箸



老嫗倒糞
呆漢灌湯



窮凶極惡

禍起饑心



橫州迷離

彈飛情敵



老夫妻必碎未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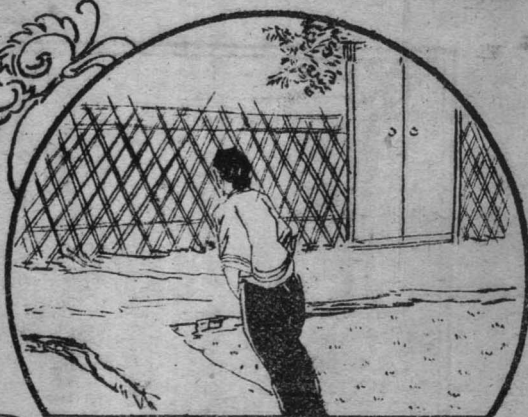


好朋友冤沉深井



守苦節

嚴守老屋



吃虛驚夜走荒江



愛克司光錄 二集目錄

卷上

第一回

冒風雪戰士夜歸家

具盤殮美人初覲面

第二回

蕩婦偷情微言歪有理

管家推轂好意枉操心

第三回

尷尬病羞對尷尬人

陰險賊偷製陰險藥

第四回

笑醫生春汗巾換手帕

痴情可掬大蒜煮黃魚

第五回

少女壞胎度藥借箸

老娘倒棚呆漢灌湯

第六回

窮凶極惡禍起饑人

撲朔迷離彈飛情敵

第七回

老夫妻心碎朱簾

好朋友冤沉深井

第八回

守苦節晨奔老屋

嘆虛驚夜走荒江

卷下

第九回

飢寒起盜心負恩遂底

輕薄來因掌過舊車廂

第十回

憑大仇急通蘭譜

承小惠連下魚鉤

第十一回

杯酒解疑心甘言似蜜

串珠試愛力絕處逢生

第十二回

假鈔票陷人入獄

眞虜情誣友投軍

第十三回

刀光劍影禍從天外飛來

玉笑珠香語自性中流出

第十四回

好事多磨釵分鏡破

天緣湊巧路轉峯迴

第十五回

雨蕭蕭談心憐寡鵲

車轆轤蓄意救孤鶯

第十六回

結局夜深聽末路

名園花好證良緣

小說會

愛克司光錄

第二集卷上

江都 李涵秋著

第一回 冒風雪戰士夜歸家 具盤飧美人初覲面

離郡城十五里有一座小小鎮市名字叫做黃金壩。這鎮市連頭帶尾通共沒有五六十家店舖也沒多少平時也就冷落得很。況在那十一月裏天氣北風獵獵吹得那道旁的樹木像潮水一般沙沙的直向下倒。一抹晚日吃那烏黑的凍雲遮得完風不透。差不多在那半天裏蘊釀雪意。橋樑上繫了兩匹瘦驢低着頭啃沙土上的枯草。只聽見八個蹄子踏得格格踏格。響橋左邊有三間草屋泥土做的牆壁門外擱着一塊石碌磚倒剝蝕了一大半眼見得多年不曾和耕田的牛共事了。雖然也養着一條黃狗。他因為輕易不見人的影子在這初夏時分早蜷伏在碌磚旁邊睡覺。烏洞洞的堂屋中間點了一盞半明不滅的油燈。隱約坐着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婦人。手裏搖着風車不住的在那裏紡線。軋軋的機聲和上那沙沙的雪珠子委實有些悽慘。在這當兒房間裏有個老者忽的哮喘哮喘喘嗽了兩聲哼着說道。老奶奶你且進來遞杯水給

我。呷。一。呷。我。這。兩。條。牢。腿。敢。是。因。爲。天。陰。着。實。有。些。疼。痛。你。伏。侍。我。睡。下。來。也。好。……婦。人。聽。見。這。話。忙。攔。下。手。裏。棉。紗。頭。纔。纔。的。站。起。來。拾。着。燈。一。步。一。步。的。挪。得。進。房。不。防。土。牆。上。有。個。漏。洞。撲。入。一。陣。冷。風。將。燈。吹。得。熄。了。原。來。燈。盞。裏。已。沒。有。多。油。便。是。重新。點。起。來。兀。自。搖。閃。不。定。好。容。易。又。向。神。座。上。挖。了。些。殘。蠟。燭。攔。在。燈。草。旁。邊。挨。命。婦。人。再。忍。耐。不。得。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的。說。道。這。苦。日。子。怎。生。過。活。你。如。今。也。該。懊。悔。了。罷。平。白。地。賣。了。田。叫。兒。子。去。當。兵。說。甚。麼。民。國。裏。輕。文。重。武。督。軍。師。長。都。打。從。這。道。兒。上。發。迹。目。下。又。怎。樣。呢。半。年。多。沒。見。他。寄。過。一。封。家。信。又。不。知。道。他。是。在。山。南。海。北。慣。下。我。們。這。兩。副。老。骨。頭。衣。不。中。身。食。不。中。口。眼。見。得。這。殘。冬。臘。歲。怎。生。挨。得。過。去。哼。怕。你。兒。子。掌。了。兵。權。我。們。倒。好。半。截。下。了。土。了。……說。着。只。是。拿。出。一。隻。枯。瘦。的。手。不。住。價。揉。胸。脯。子。那。個。老。者。此。時。正。坐。在。床。沿。上。用。一。張。白。木。板。凳。攔。住。一。雙。爛。腿。聽。見。他。老。妻。在。這。裏。抱。怨。他。不。由。將。臉。上。的。皺。皮。湊。了。幾。湊。勉。強。笑。說。道。水。往。低。處。人。往。高。處。誰。家。養。兒。子。不。指。望。他。上。進。阿。露。自。幼。兒。聰。明。是。你。知。道。的。在。學。堂。裏。所。有。的。科。學。他。都。件。件。領。略。得。透。切。白。埋。沒。了。他。一。世。也。很。可。惜。他。既。僥。倖。在。陸。軍。學。校。裏。

畢了業。你不讓他向營裏去實地試驗。那裏有薦陞營長的希望。上半年他還寄了五十多塊龍洋給我們使用。這便是他的一點孝心。只不過目前聽見南北又決裂起來了。說不定他已經調往前敵戎馬倉皇軍書旁。午他既以身許國。如何還有這閑功夫來問家事……婦人聽到這裏。把不住嚇得渾身抖戰。含淚問道。哎呀。外面難道又打起仗來了。這事很可怕。我們躲在這鄉村裏。原不要緊。只是露兒可就危……婦人再不忍心往下說了。重又哭道。怪道前天我在門口碰著那個曹瞎子。無意之間。我便替露兒查了查流年。曹瞎子將舌頭伸得有三寸來長。向我說道。令郎命主卯宮。今年太歲在酉。卯酉一冲。又咂嘴說。今年流年大是不利。重則有血光之災。輕亦有牢獄之禍。照你這一講。可見得曹瞎子的話絲毫不錯了。哎呀。我的傷心的兒呀……喊了這一句。真個接着一聲肉一聲命的哭。將起來。只急得那個老者要攔也攔不及。也覺得適才的話說得太急了。一點忙不住的搖手說道。三更半夜。你這一哭鬧。驚動了左隣右舍。還只疑惑我賀大蘿蔔要嚇氣哩。你且安靜着。等我再細細告訴你……婦人方才拭了眼淚。望着他說道。你說你說。老者又道。這不過我在六也居小茶社裏聽人家閑

話說不久北京城裏發現了一個太白金星。這太白金星輕易不肯出來。若是出來了。不主水火呢。便主有刀兵啦。其實這些無稽之談。那裏便算得准。我再不濟些。畢竟在前清時代也中過一名秀才。讀聖賢書。所學何事。這些迷信。我就不大理會。況且還有一層。莫說南方和北方原是一家子。人道不得個。便會反臉。萬一真個反臉。他們充當軍官的。還不是見機而作。誰占了勝利。便向誰去投効。只要保得住自己的權利。甚麼叫做忠。甚麼叫做義。那是沒有這獸子肯去做的。再老實說罷。當兵的。腳趾上都抹過一層菜油。事體不大對掉。轉臉跑起來。怕不比飛毛腿還快。你放一千二百個心。孩兒露蘭。如若在戰線上吃砲彈。打死了。拿我這老狗去償他的命……這一番話。才把婦人說得安慰了些。順手向床上替他鋪下破被。拍了拍。又挽着他膀子。推入床裏。命他好生睡下。老者頭還不曾擱上枕頭。聽得外面狗咬得不住。便哼着說道。老奶奶。你聽見嗎。快拿燈去。向四下裏仔細瞧一瞧。沒得撞入一個瘟賊來。又該淘氣……婦人這時從鼻子裏嘆喟一聲。冷笑說道。哎。甯了不得。你有多大家私。恐怕賊來偷了去。不是我說一句撒村的話。你我老兩口子睡倒了。數來數去。只不過四十個指頭兒。其餘

的便剩得一架紡線的風車。如果做賊的都肯偷這風車去紡織，他也斷不至做賊了。……說也奇怪，老奶奶只顧在這裏嘸哩咕嚕，偏生外面那個狗盆發響，上落下像要和人拚命一樣。老奶奶也覺得有些毛骨森聳，暗想：這時候風狂雪緊，不會有甚麼過路的客人打從這裏經過，敢是當真有甚麼賊來也。未可知，要知道世間的貧富，并沒有一定的階級。我雖然窮，照樣還有窮過我的人，比較上我們就不能算窮了。（然則主張共產者，其意云何？）他正在這搭兒胡思亂想，不防那兩扇破大門，訖碇一聲，嚮從黑影裏居然躡入一個人進來。婦人嚇得渾身發抖，剛待叫喊，只見那人對着自己搖了搖手，隨即解下披在身上的那件大衣，將薄薄一層冰雪抖得乾淨，隨即擱向旁邊鍋灶上，笑說道：「媽，敢是認不得我了。我便是你兒子。」露蘭請媽不要聲張，防吃外人聽見。……露蘭雖然是笑着說話，然而那一種聲氣裏，却寓着無窮淒楚，差不多要哭出來。至於婦人，却是做夢也夢不到他兒子會在這當兒跑得回家，連忙將眼睛擦了幾下，仔仔細對着他臉上瞧看，只見他一張小白臉兒，已晒得和煤炭一般黑，適不及前幾年生得標緻，灰色的軍衣大半破爛，還染上不少的泥土。一雙手凍得像鼓槌一

般把來就口呵着熱氣。婦人此時又是喜歡，又是憐惜，又是驚慌，顫聲問道：「你不是在在外面做了老老爺了，怎麼弄弄成這模樣兒？豈豈不損了老老爺的體面……」露蘭未及答話，早聽見老者在床上問道：「奶奶，你和誰談話……」婦人笑道：「是你兒子阿露……」老者急道：「你休得和我取笑。阿露這時候如何能夠回來？你是想兒子想痴了。我勸你省着些罷。荒郊野外鬼魅多着呢。沒的引出田老九回來，再害一場大病。」婦人將頭一縮，笑指道：「阿露你爹還不相信呢。你且進房去和他見一見，想他也該喜歡……」阿蘭哽咽說道：「在先接到家信，說爹兩條腿將近殘廢了，近來不曉得可好些沒有……」一面說，一面便側身走入房裏，輕輕叫了一聲「阿爹……」他爹名字原叫賀訪，從前却在城裏人家坐館，一生古板，所以人加給他一個綽號，喚他是賀大蘿蔔。雖然有些積蓄，都把來造就這位令郎。目前移居到這鎮市上，着實窮苦得很。他一心一意指望這兒子飛黃騰達，不料弄成這狼狽模樣。鬼鬼祟祟的在這雪夜裏從遠道兒奔得回家，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苦着臉問道：「阿露，你在軍營裏担着職務，聽說正在防務吃緊之際，你爲何不在槍林彈雨裏立一番功績？怎生有這閒功夫跑回家來？」